

黨員標準問題文獻

中共中央東北局組織部編



東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黨員標準問題文獻

中共中央東北局組織部編

東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黨員標準問題文獻

編號：3342

編者：中共中央東北局組織部

出版者：東北人民出版社
(瀋陽市馬路灣)

發行者：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
(瀋陽市馬路灣)

印刷者：新華印刷廠

1—150,000 [長]

一九五一年七月初版

前 言

爲了便於黨員和幹部學習關於怎樣做個共產黨員與黨員標準問題，我們特將列寧、斯大林及毛澤東同志等關於怎樣做個共產黨員及黨員標準問題的幾篇著作，彙集出版，供作學習上的參考。

編者 一九五一年六月

目 錄

關於黨員資格問題列寧與孟什維克派之基本分歧	(一)
布爾什維克黨組織基礎的基本組織原理	(三)
列寧論新黨員入黨的條件	(一一)
列寧論清黨	(一五)
斯大林同志論黨	(一八)
調節黨成份的問題	(三二)
『珍重黨員這個偉大稱號』	(三五)
『這樣才算一個共產黨員』	(三七)
黨的組織鬆懈問題及新分子入黨條件	(三八)
中共黨章關於黨員之規定	(四一)
關於黨員	(四五)
關於黨員的義務與權利	(四七)
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最好的學生	(五〇)
入黨動機	(五一)

關於黨員資格問題列寧與孟什維克派之基本分歧

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黨綱之後，就來討論黨章草案。大會既已通過了黨綱，既已建立了黨在思想上統一的基礎，當然也就要通過黨章，以便把手工業方式和小組習氣，組織渙散和黨內缺乏堅強紀律等現象完全消滅。

但是，如果說通過黨綱時的情形還算比較順暢，那麼黨章問題却在大會上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最厲害的意見分歧，是在討論黨章論黨員資格的第一項條文時開展起來的。誰得爲黨員，黨的成份究竟應是怎樣，黨在組織方面究竟應是個有組織的整體，還是一種沒有定形的東西，這便是討論黨章第一項時所發生的問題。當時有兩個條文互相對立：一個是由列寧提出而爲普列漢諾夫和堅定火星派分子擁護的條文；另一個是由馬爾托夫提出而爲阿克雪里羅得，查蘇利奇，不穩定火星派分子，托洛茨基以及代表大會上所有一切公開機會主義分子擁護的條文。

列寧的條文是說：凡承認黨綱，在物質方面幫助黨並參加黨內某一組織者，皆得爲黨員。馬爾托夫的條文雖認爲承認黨綱和在物質上幫助黨是做黨員的必要條件，却不承認參加黨內某一組織是做黨員的條件，竟認爲黨員也可能不是黨內某一組織中的一員。

列寧把黨看作是有組織的部隊，其中各個成員並不是自行列入黨，而是由黨內某一組織接收入黨，因此他們必須服從黨的紀律；而馬爾托夫却把黨看作是一種組織上沒有定形的東西，其中各

個成員都是自行列入黨，他們既不參加黨內任何一個組織，因此也就不必服從黨底紀律。

由此可見，馬爾托夫的條文是與列寧的條文相反，而爲那些不穩定的非無產者分子大開入黨之門的。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前夜，資產階級智識界中有些暫時同情革命的分分子，他們有時甚至也能對黨給予某種不大的幫助。但這些人決不會加入組織，不會服從黨的紀律，不會執行黨的委託，不會擔當由此發生的危險。馬爾托夫及其他孟什維克分子却主張承認這樣的人爲黨員，主張給予他們影響黨內事務的權利和機會。他們甚至主張讓每個罷工者都有自行『列名』入黨的權利，雖然當時參加罷工的也有非社會主義的分子，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革命黨人。

於是，馬爾托夫分子所想要的並不是列寧以及列寧分子在大會上所力爭的那種一元性，戰鬥性和組織嚴密的黨，而是成分複雜，組織渙散和沒有定形的黨，這樣一個黨單只因爲它成份複雜和不能有堅強紀律，也就不能成爲一個戰鬥性的政黨。

（摘自『聯共（布）黨史』第二章第三節）

布爾什維克黨組織基礎的基本組織原理

自從『火星報』轉入孟什維克手裏時起，它就成了反對列寧，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機關報；變成了宣傳孟什維克機會主義觀點，首先是宣傳組織問題上的孟什維克機會主義觀點的機關報。孟什維克同『經濟派』以及崩得分子結合起來，就在『火星報』上開始同他們所稱呼的列寧主義大舉進攻。普列漢諾夫沒能在調和立場上支持下去，不久也加入了這種進攻。這本來是勢所必然的：誰主張同機會主義者調和，誰也就不免要滾到機會主義那裏去。在『新火星報』上出現了雪片似的聲明和論文，說黨不應當成爲一個有組織的整體，說黨內必須容許不必服從黨機關決議的自由團體和個人存在，說必須讓每個同情於黨的智識分子、『每個罷工者』和『每個示威者』都有自行宣佈爲黨員的權利，說要求黨員服從黨底一切決議就是『形式官僚主義的』態度，說要求少數服從多數就是『機械地鎮壓』黨員意志；說要求全體黨員——無論首領或普通黨員——一樣服從黨底紀律，就是在黨內建立『農奴制』，說『我們』在黨內不是需要集中制，而是需要使各個分子和各個黨組織都有權不執行黨決議的無政府主義『自治制』。

這就是放肆宣傳組織上的放蕩性，宣傳破壞黨性和黨紀律，讚美智識分子個人主義，辯護不守紀律的無政府主義行爲。

孟什維克顯然是要黨從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倒退到組織渙散狀態上去，倒退到小組習氣上去，倒

退到手工業方式上去。

當時必須給予孟什維克一個堅決的回擊。

於是，列寧就在其有名的著作『進一步，退兩步』一書中（一九〇四年五月出版）給予了他們這樣一個回擊。

以下就是列寧在這本書裏所發揮而後來成了布爾什維克黨組織基礎的基本組織原理：

（一）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工人階級中的一部分，是它的一個部隊。但工人階級有很多部隊，所以並非工人階級任何部隊都可稱為工人階級的黨。黨與工人階級其他部隊不同的地方，首先就在於黨不是一個平常的部隊，而是工人階級先進的部隊，覺悟的部隊，馬克思主義的部隊，它擁有通曉社會生活，通曉社會生活發展規律，通曉階級鬥爭規律的這種智識武裝，所以它善於引導工人階級，領導工人階級底鬥爭。因此，決不能把黨和工人階級混淆起來，正如不能把部分和整體混淆起來一樣；決不能要求讓每個罷工者都能自行宣佈為黨員，因為誰要是把黨和階級混淆起來，誰就會把黨底覺悟性水準降低到『每個罷工者』底水準，誰就會把黨為工人階級先進覺悟部隊的這種作用消滅。黨底任務並不是要把自己的水準降低到『每個罷工者』底水準，而是要把工人羣衆，把『每個罷工者』提高到黨底水準。

『我們是階級底黨，——列寧寫道，——因此差不多整個階級（而在戰爭時候，在內戰時候，甚至完全是整個階級）都應當在我們黨領導下行動，都應當盡量密切地接近於我們黨；可是，如果以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有什麼時候，幾乎整個階級或是整個階級都能升到自己的先進部隊，即自己的社會民主黨底覺悟程度與積極程度，那就是馬尼洛夫精神和『尾巴主義』

了。還沒有過一個明白事理的社會民主黨人曾懷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甚至職工組織（較爲原始，比較容易爲落後階層底覺悟程度所瞭解的組織）都不能包括幾乎整個工人階級或是整個工人階級。忘記先進部隊與趨向於它的一切羣衆間的區別，忘記先進部隊底經常責任是要把愈益廣大的階層提高到這個先進水準，那就只是欺騙自己，故意漠視我們的巨大任務，縮小這些任務了』（『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〇五至二〇六頁）。

（二）黨不僅是工人階級先進覺悟的部隊，而且同時又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部隊，它有其爲黨員所必須遵守的紀律。因此，黨員一定要參加黨內某一個組織。如果黨不是本階級有組織的部隊，不是個組織的體系，而不過是一些自行宣佈爲黨員，但不參加黨內任何一個組織，因而也就沒有組織起來，不必服從黨決議的分子所構成的總和，那它就永遠不會有統一的意志，永遠不能實現自己黨員行動上的統一，因而也就會無法領導工人階級鬭爭。黨只有當自己全體黨員都組織成爲一個由統一意志，統一行動，統一紀律所團結的統一部隊時，才能實際領導工人階級鬭爭，把它引向一個總的目標。

孟什維克提出一種反駁意見，說這樣一來，許多智識分子，譬如大學教授、大學生、中學生等等，就會要留在黨外，因爲他們不願意加入黨內某一個組織，這或是因爲他們經受不起黨底紀律，或是因爲他們如普列漢諾夫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說那樣，覺得『加入某一地方組織是有失自己體面的事情』。但孟什維克所提出的這種反駁意見是不攻自破的，因爲黨並不需要有經受不起黨紀律和害怕加入黨組織的黨員。工人並不害怕紀律和組織，所以他們一決定來做黨員，就會樂意加入組織。只有懷着個人主義心理的智識分子才會害怕紀律和組織，因此他們確實是會留在黨外的。但這

正是一種很好的現象，因為這樣一來，黨就能免除不穩定分子流進黨內來的現象，而這種現象在當時，即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開始高漲時期，是特別厲害的。

『如果我說，——列寧寫道，——黨應當是組織的總和（並且不是什麼簡單的算術式的總和，而是整體），那末……我只是以此來十分明確表明自己的願望，自己的要求，要身為階級先鋒隊的黨成為盡量有組織的，要它只容納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組織性的分子……』（『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〇三頁）。

其次：

『在口頭上，馬爾托夫底條文是擁護無產階級廣大階層底利益，但在事實上，這個條文却是効勞於害怕無產階級紀律性和組織性的那個資產階級智識界底利益。誰也不敢否認：作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特別階層的智識界，其特點，一般和整個說來，正是個人主義和不能接受紀律和組織』（同上，第二二二頁）。

復次：

『無產階級是不害怕組織和紀律的……無產階級是不會焦心於要那些不願加入組織的大學教授先生和中學生先生，只因他們在黨組織監督下工作，就被承認為黨員的……並不是無產階級，而是我們黨內某些智識分子，在組織和紀律方面缺乏自我修養』（同上，第三〇七頁）。

（三）黨不只是一個有組織的部隊，而且是超出於工人階級其他一切組織的『最高組織形式』，其使命是要領導工人階級其他一切組織。黨既是由本階級中具有先進理論，具有階級鬥爭規律的知識和革命運動的經驗武裝的優秀分子所組成的最高組織形式，就完全能够領導——並且應該

領導——其餘一切工人階級組織。孟什維克力謀縮小和降低黨底領導作用，結果就會削弱黨所領導的其他一切無產階級組織，亦即削弱無產階級並解除其武裝，因為『無產階級在爲政權鬥爭中，除組織而外，再沒有別的武器』（同上，第三二八頁）。

（四）黨是工人階級先進部隊與工人階級千百萬羣衆聯繫之體現。黨若不與非黨羣衆發生聯繫，不增加這種聯繫，不鞏固這種聯繫，那末，無論它是怎樣優秀的先進部隊，無論它組織得怎樣好，也是不能生活，不能發展的。黨如果閉關自守而與羣衆隔絕，喪失或即使稍微減弱自己與本階級的聯繫，那它就一定會喪失羣衆方面的信任和贊助，因而也就會不免要陷於滅亡的。黨要想過着豐滿的生活並且向前發展，就應當增加自己與羣衆的聯繫，並求得本階級千百萬羣衆的信任。

『要成爲社會民主黨，——列寧說，——就必須取得正是本階級底擁護』（『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〇八頁』）。

（五）黨要正常地動作和有計劃地領導羣衆，就必須按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就需要有統一的黨章，需要有統一的黨的紀律，需要有由黨代表大會所體現，在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由黨中央委員會所體現的統一領導機關，需要使少數服從多數，各個組織服從中央，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沒有這些條件，工人階級底黨就不能成爲真正的黨，就不能實現其領導本階級的任務。

當然，因爲當時黨在沙皇專制制度條件下處於秘密存在的地位，黨的組織不能建築在從下而上的選舉制基礎上，因此黨不得不具有極秘密的性質。但列寧認爲這是我們黨生活裏一種暫時的現象，這種現象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後就會立刻消失，那時黨就會成爲公開的合法的黨，而黨的組織就會建築在民主選舉制原則上，建築在民主集中制原則上。

『從前，——列寧寫道，——我們黨還不是正式有組織的整體，而只是各個部分團體的總和，所以在這些團體間，除掉思想影響以外，別的關係是不能有的。現在，我們已經成為有組織的黨，這也就是說造成了一種權利，思想威信變成了權力威信，黨的下級機關應該服從黨的上級機關』（同上，第二九一頁）。

列寧責備孟什維克為組織上的虛無主義者和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們不容許黨底權利和黨底紀律加在他們頭上。列寧當時寫道：

『這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是俄國虛無主義者所特有的。黨的組織，在他們看來好像是兇惡可怕的「工廠」；部分服從整體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在他們看來好像是「奴隸束縛制」；，他們一聽見在中央領導之下實行分工，便發出可憐而又可笑的狂吠，反對把人們變成「機輪和螺絲釘」（而他們認為變得特別嚇死人的，就是變編輯員為同事），他們一聽見有人提起黨底組織章程，便裝出看不起人的樣子，發出鄙視的（向「形式主義者」發出的）意見，說完全不要章程也是可以的』（同上，第三一〇頁）。

（六）黨要保持自己隊伍的統一，就應當在實踐上實行統一的無產階級紀律，即全體黨員——無論是首領或普通黨員——都必須同樣遵守的紀律。因此，黨內不應有什麼不必服從紀律的『上等』和必須服從紀律的『平凡人』之分。沒有這個條件，就不能保持黨底完整性和黨隊伍底統一性。

『馬爾托夫及其伙伴根本缺乏合理的論據來反對代表大會所任命的編輯部，——列寧寫道，——這最好是用他們自己所說「我們不是農奴！」一語來說明……這樣就非常明顯地暴露

出資產階級智識分子底心理，他們把自己看作超乎羣衆組織和羣衆紀律的「上等人物」……在智識分子個人主義者看來……任何一種無產階級組織和紀律，都好像是農奴制」（同上，第二八二頁）。

其次：

『隨着我們真正政黨之形成，覺悟的工人應當學會辨別無產階級軍隊戰士底心理和愛要無政府主義辭令的資產階級智識分子底心理，應當學會不僅要求普通黨員，而且要求「上層人物」來履行黨員責任』（『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三一二頁）。

列寧總結對於意見分歧的分析，並判定孟什維克底立場是『組織問題方面的機會主義』時，認為孟什維主義底基本罪過之一就是看輕了黨組織底意義，不承認黨組織是無產階級爭取解放的鬭爭武器。孟什維克認為無產階級底黨組織對於革命勝利沒有嚴重意義。列寧反對孟什維克這種意見，而認為單靠無產階級底思想統一，還不足以獲得勝利，——爲要獲得勝利，還必須用無產階級『組織底物質的統一』來『鞏固』思想上的統一。列寧認為無產階級只有在這個條件下，才能成爲不可戰勝的力量。

『無產階級，——列寧寫道，——在爲政權鬭爭中，除組織而外，再沒有別的武器。無產階級既然被資產階級世界裏的無政府競爭制底統治所分散，即然被那替資本作的奴隸式的工作所壓抑，既然經常被拋到完全貧困、粗野和退化的「深淵裏」，所以無產階級之能够成爲而且必然會成爲不可戰勝的力量，就只是因爲它由馬克思主義原則所造成的思想統一，有組織底物質統一把它鞏固起來，這個組織把千百萬勞動者團結成爲工人階級底大軍。在這支大軍面前，

無論俄國沙皇專制已經衰頹的政權，也無論國際資本正在衰頹的政權，都是支持不住的』（同上，第三二八頁）。

列寧就是用這一段預言來結束他這本書的。

列寧在其有名著作『進一步，退兩步』一書中所發揮的基本組織原理，就是如此。

這本書底意義首先就是它反對小組習氣而捍衛住了黨性，反對搗亂派而捍衛住了黨，粉碎了組織問題上的孟什維克機會主義，而奠定了布爾什維克黨底組織基礎。

但這本書底意義還不止於此。它的歷史意義，就是這裏列寧在馬克思主義歷史中破天荒第一次闡明了關於黨的學說，說明黨是無產階級的領導組織，是無產階級手中的基本武器，沒有這個武器，便無法在爲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中獲得勝利。

列寧所著『進一步，退兩步』一書在黨工作者中間傳播的結果，就使大多數地方組織都團結到了列寧周圍。

（摘自『聯共（布）黨史』第二章第四節）

列寧論新黨員入黨的條件

——給莫洛托夫的兩則短柬——

(一)

莫洛托夫同志：

請將我的以下的提議，提交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

我認為，將新黨員的候補期限予以延長，是極端重要的。季諾維也夫對工人曾規定入黨的候補期爲六個月，對其他的人，則規定爲十二個月。我提議：僅對於那些實際上曾在大的產業企業中工作不下十年的工人，始得規定其候補期爲六個月。對於其他一切工人，須規定其候補期爲十八個月；對於農民及紅軍士兵，則規定爲兩年，對於其他的人則規定爲三年。特殊的例外，只有經過中央委員會與中央監察委員會底共同同意，始能加以允許。

我認為將季諾維也夫所提議的那樣短的候補期限，不加以改變，那是很危險的，毫無疑義地，就大工業底意義說來，我們常常將那些沒有絲毫經驗的人們，作爲工人來看待。那些偶然地在最短的期間轉化爲工人的真正小資產階級分子，往往也算在工人一類。一切聰明的白衛軍，都很確定地抓住了這樣一種情形，即是：我們黨的所謂無產階級性質，在事實上絲毫也不能保證黨來反對和避免小所有者分子在很短時期內可能的優勢。由於我們中間流行着不精密及無系統的工作方法，短促

的候補期，在事實上將表示對於候補黨員是否在某種程度上是真正考驗過的共產黨員一點，完全不能加以任何鄭重的檢查。如果在黨內我們有三十萬到四十萬的黨員，那麼這個數目就嫌太多了，因為一切材料都指出了現時黨員訓練修養水平的不夠。所以，我竭力主張有延長候補期限的必要，並主張委託組織局起草一些並嚴格實施的規章，這些規章，要真正使候補期成爲一種極嚴重的考驗，而不是一種空洞的形式。

我想，這個問題，在代表大會上應當特別縝密地加以討論。

列寧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II)

莫洛托夫同志：

(在新黨員入黨條件問題提交代表大會討論以前，請將此信向中央委員會底一切委員宣讀一下。)

讀了三月二十五日中央全會關於新黨員入黨候補期限的決定之後，我希望在代表大會上對這個決定能加以辯論。可是，我恐怕我將不能出席代表大會講話，因此，請將我的以下的意見加以宣讀。

無疑地，我們的黨目前就自己成份底大多數講，是不够無產階級的。我想任何人對這一點都不能加以爭論的；只要簡單地參看一下統計表，就會證實此點的。自戰爭爆發以來，俄國的工廠工人，就成份講，比從前更少帶着無產階級的性質，因爲在戰爭期間，凡願逃避軍役的人，一概都跑進工廠去了。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在另一方面，就一般和中等水平說起來（如果我們就我們黨員